

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

齊魯書社

四庫全書存目叢書

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

齊魯書社

四庫全書存目叢書

子部
第二六冊

魯新登字 07 號

責任編輯：孫言誠 賀 偉

ISBN 7-5333-0478-0



9 787533 304782 >

2574/03

四庫全書存目叢書·子部二六

(大陸版·限中國大陸發行)

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

齊魯書社出版發行

(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)

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

787×1092 毫米 16 開本 42.875 印張

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 1-100

ISBN 7-5333-0478-0

Z·27 子部定價：78300 圓

子部第二六冊目次

子部·儒家類

近思續錄十四卷附錄一卷(二)

〔清〕劉源淥撰
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陳舜錫鈔本

.....一

讀書日記六卷補編二卷

〔清〕劉源淥撰
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刻本

.....五七四

近思續錄十四卷附錄一卷

(一)

〔清〕劉源淥撰

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陳舜錫鈔

本

附《四庫全書總目·近思續錄

四卷》提要

近思續錄卷之四

存養篇

安丘劉



此篇論存養。蓋窮格之雖至。而涵養之不足。則其知將日
昏。而所以為力行之地。故存養之功。實貫乎知行。而
此其之編列乎二者之間也。

朱夫子養顏說曰。程子曰。存養於未發之前。則可。又曰。善觀者却
於已發之際觀之。可也。曰。此特敬之功。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。

就程子此章論之。方其未發。必有事焉。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。
復之所以為天地之心也。及其已發。隨事觀省。是乃所謂動上
求靜。良之所以止其所也。然則靜中之動。非敬其孰能形之。動
中之靜。非敬其孰能察之。故又曰。學者莫若先理會敬。則自知
此矣。然則學。豈可舍是而他求哉。文集下同

答張敬夫曰。以敬為主。則內外肅然。不怠不助。而心自存。不知以
敬為主。而欲存心。則不免將一箇心。把捉一箇心。外面未有一

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。不勝其擾擾矣。就使實能把捉得住。只此已是大病。況未必真能把捉得住。儒釋之異。亦只於此便分了。如云。見此心光燦燦地。便是有兩箇主宰了。不知光者是真心。了見者是真心手。

答呂伯恭曰。承喻整頓收斂。則入於著力。從容游泳。又墮於悠悠。此正學去之通患。然程子嘗論之曰。亦須且自此去。到德盛後。自然左右逢其不。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。但不可用意。

安排等候。即成病耳。

存養

答劉平甫曰。前以戲謔奉規。能留意否。先聖言。君子不重則不威。學則一固。向曾講此至熟。日用之間。只此一句。勿令違失。則工夫已過十千萬千萬。○夫子云。不學詩。無以言。先儒以為心平氣和。則能言。易繫辭曰。易其心。然後語。謂平易其心。而後語也。明道先生曰。凡為人言者。理勝則事明。氣忿則招拂。告子云。不得於言。勿求於心。孟子以為不可。此九言與人交際之道。記曰。子事父。

母。父母有過。下氣怡色。柔聲以諫。此事親事長之道也。此等事。更留意體察。勤加錙治。為妙。此別須有旬月之期。他日相見。只此可驗進學工夫。更不須問疑難也。又曰。不得於言。須就心上理會。心氣和。則言順。理矣。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。始得。伊川曰。發禁躁妄。內斯靜。是也。內外表裏。照管無少空闕。始得相應。

答何叔京曰。李先生教人。大抵全於靜中體認大本。未發時氣象分明。即處事應物。自然中節。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。○杜門。

存養

三

奉親碌碌。仍昔體驗操存。雖不敢廢。然竟無脫然自得處。但比之舊日。則亦有間矣。所患絕無朋友之助。終日兀然。猛省提擷。僅免憤懣而已。一小懈。則復惘然。此正天理人欲消長之幾。不敢不著力。不審高明向來所疑。已永釋否。若果見得分明。則天性人心。未發已發。渾然一致。更無別物。由是而克己。居敬以終其業。則日用之間。亦無遺而非此事矣。伯崇云。論語要義。武陽學中刊板若成。此書甚便學者觀覽。然向上儘索眼力。若在本

領處久不透徹。則雖至言妙論。日陳於前。只是閑言語也。○昔聞之師。以為當於未發已發之幾。默識而心契焉。然後文義事理。觸類可通。莫非此理之所出。不待區區求之於章句訓詁之間也。向雖聞此。而莫測其所謂。由今觀之。始知其為切要至當之說。而亦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。○持敬之說。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。猛省提撕。使心不昧。則是做工夫底本領。本領既立。自然下學而上達矣。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。即渺渺茫茫。恐無

存養

下手處也。又曰。然夫之學。所以超脫自在。見得分明。不為言句所桎梏。只為合下入處親切。今日說話。雖未能絕無滲漏。終是本領是當。非吾輩所及也。○承喻溫厲之說。若直以厲為主。誠可謂一偏之論矣。或恐以氣質之偏。而欲矯以趨中。則有當如是者。亦不為過矣。然聖人之溫而厲。乃是天理之極致。不勉不思。自然恰好。毫髮無差處。要須見此消息。則用力矯揉。隨其所當。自有準則。不至偏倚矣。不然。正恐如扶醉人也。○示喻根本

之說。敢不承命。但根本枝葉本是一貫。身心內外元無間隔。今日專存諸內。而畧夫外。則是自為間隔。而此心流行之全體。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。曷若動靜語默。由中及外。無一事之不敬。使心之全體流行周浹。而無一物之不徧。無一息之不存哉。觀二先生之論心術。不曰存心。而曰主敬。其論主敬。不曰虛靜淵默。而必謹之於衣冠容貌之間。其亦可謂言近而指遠矣。今乃曰不教人從根本上做起。而便語以敬。往往一向外馳。無可據

存養

本

守。則不察乎此之過也。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。無所據守之敬哉。必如所論。則所以存夫根本者。不免著意安排。揠苗助長之患。否則雖曰存之。亦且若存若亡。莫知其鄉。而不自覺矣。○示喻必先盡心。知性識其本根。然後致持養之功。此意甚善。然此心此性。人皆有之。所以不識者。物欲昏之耳。欲識此本根。亦須合下且識得箇持養功夫。次第而加功焉。方始見得。見得之後。又不舍其持養之功。方始守得。蓋初不從外來。只持養得。便自

著見。但要窮理功夫互相發耳。來喻必欲先識本根。而不言所以識之之道。恐亦未免成兩截也。○持敬之說甚善。但如所喻。則須是天資高底人。不甚假修為之力。方能如此。若顏曾以下。尤須就沉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。蓋人心無形。出入不定。須就矩矱墨上守定。便自內外帖然。誠能莊整齊肅。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。既無放僻邪侈。然後到得自然。此日莊整齊肅。他豈容易可及哉。日用工夫至要約處。亦不能多談。但請尊兄以一事驗之。儼然端

存養

本

莊執事恭恪時。此心如何。怠惰頹靡渙然不收時。此心如何。試於此審之。則知內外未始相離。而所謂莊整齊肅者。正所以存

其心也。

未段見別集卷之四

答石子重曰。無稽謂人之所以為學者。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。心未能若聖人之心。是以燭理未明。無所準則。隨其所好。高者過。卑者不及。而不自知其為過且不及也。若吾之心。即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。則尚何學之為哉。故學者必因先達之

言以求聖人之意。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。求之自淺以及深。至之自近以及遠。循循有序。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。夫如是。是以浸漸經歷。審熟詳明。而無躐等冒言之弊。馴致其極。然後吾心得正。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。非固欲盡於淺近而忘深遠。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。棄吾說以徇先儒之說也。答林擇之曰。熹以崇安水災。被諸司檄來與縣官議賑恤事。因為之遍走山谷間。十日而後返。大率今時肉食者。漠然無意於民

存養

七

直是難與圖事。不知此箇端緒。何故汨沒得如此。不見頭影。因知若此學不明。天下事決無可為之理。○敬以直內。為初學之急務。誠如所論。亦已報南軒云。擇之如此。無異論矣。此事統體操存。不作兩段。日用間便覺得力。嘗驗之否。康節云。若非前聖開蒙客。幾作人間小丈夫。誠哉是言。○比因朋友議論。深究近世學者之病。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。所以事事滅裂。其言敬者。又只說能存此心。自然中理。至於容貌詞氣。往往全不加功。

設使真能如此存得。亦與釋老何異。上蔡說便又況心慮荒忽有此病了未必真能存得耶。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為先。又言未有覺然而心不慢者。如此乃是至論。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說於禮字每不快意。必訓作理字。然後已。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及耳。○熹哀苦之餘。無他外誘。日用之間痛自斂飭。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。乃如此。而前日不知於此用力。徒以口耳浪費光陰。人欲橫流。天理幾滅。今而思之。但

存養

然震悚。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。○熹近只就此處見得向來所未見底意思。乃知存久自明。何待窮索之語。是真實不誑語。今未能久。已有此驗。况真能久邪。但當益加勉勵。不敢少弛其勞耳。○困切脉而見血氣之周流。因觀雞雛而見生意之呈露。故即此指以示人。如引醫家手足頑痺之語。舉周子不去庭草之事。皆此意耳。○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。所以大學只從格物做起。今人從前無此工夫。但見大學以格物為先。便欲只以

思慮知識求之。更不於操存處用力。縱使窺測得十分。亦無實地可據。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。格物致知。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。○前日中和之說。看得如何。數日來玩味此意。日用間極覺得力。乃知日前所以若有若亡不能純熟。而氣象浮淺。易得動搖。其病皆在此。湖南諸友。南軒文字。都無前面一截工夫也。大抵心體通有無。該動靜。故工夫亦通有無。該動靜。方無遺漏。若必待其發而後察。察而後存。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。惟涵

存養

養於未發之前。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。不中節者少。體察之際。亦甚明審。易為着力。與異時無本可據之說。大不同矣。用此意看遺書。多有符合極活絡分明處。

答方伯謨曰。天人一理。人之動乃天之運也。然以私意而動。則人而不天矣。惟其潛見飛躍各得其時。則是以人當天也。然不言當天而言御天。以見遲速進退之在我爾。雖云在我。然心理合初無二體。但主心而天○夫子夢寐周公。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。然時止時行。無

所疑滯。亦未嘗不灑落也。故及其衰則不復夢。亦可見矣。若是合做底事。則豈容有所忽忘耶。以忘物為高。乃老莊之偏說。上蔡所論曾點事。似好。然其說之流。恐不免有此弊也。

答嚴居厚曰。示喻觸事為事所奪。只是未遇事時存養未熟。所以如此。然又別無他岐。不可欲速。但常存此心。勿令間斷。講明義理。以栽培之。則久當純熟明快矣。科舉之習。前賢所不免。但循理安命。不追時好。則心地恬愉。自無怵迫之累。昨見所論。未免

存養

太拘時好。然務為奇險。反使詞義俱不通暢也。

答胡寬夫曰。示喻疑義。須從淺近平易處理會。應用切身處體察。漸次接續。勿令間斷。久之自然意味浹洽。倫類貫通。切不可容易躁急。嚴常喜新。專揀一等難理會無形影底言語。暗中想像。杜撰穿鑿。枉用心神。空費日力。更勿與人辯論。釋氏長短。自家未有所見。判斷他不得。况廢却自家合做底事。切工夫。却與人爭一場閑口舌。有損無益。尤當深戒也。主一之功。推說似太汗。

漫多病痛。以意觀之。不必如此。只就如今做書會處理會。便見漸次。大抵自家所看文字。及提習學生工夫。皆須立下一定格目。格目之內。常切存心。格目之外。不要妄想。如看論語。今日看意。只看此段。後段雖好。且未要着。直待此段分曉。說得反覆不盡。仍且盡日玩味。明日却看後段。日用凡事。皆如此以類推之。可見。不然。雖此主一之漸也。若不如此。方寸之間。頃刻之際。千頭萬緒。卒然便要主一。如何按伏得下。試更思之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。吾亦欲無加諸人。與子思所謂施諸己而不顧。亦勿

存養

施於人。此言且只各就本句中體味踐履。久之純熟。自見淺深。今亦不須殫分別也。大抵學者之患。在於好談高妙。而自己脚根却不點地。正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。事在易而求諸難也。

答呂士瞻曰。程先生云。涵養於未發之前。則不可。此語切當。不可移易。李先生當日用功。未知其於此兩句為如何。後學未敢輕議。但今當只以程先生之語為正。欽夫之說。一切要於閑處承當。更無程子涵養之意。則為大病耳。渠

後來此意亦改也。

答曾致虛曰。所論誠敬之說甚善。大抵誠字。在道則為實。有之理。在人則為實。然之心。而其維持主宰。全在敬字。今但實然用力於敬。則日用工夫自然有總會處。而道體之中。名實異同。先後本末。皆不相礙。若不以為敬為事。而徒曰誠。則所謂誠者。不知其將何所錯。且五常百行。無非可顧。雖然。心目之間。又將何所擇而可乎。

存養

十二

答潘叔度曰。所謂敬之為言。所以名持存之理者。於鄙意似未安。蓋人心至靈。主宰萬變。而非物所能宰。故纔有執持之意。即是此心先自動了。此程夫子所以每言生忘。即是坐馳。又因默數倉柱發明其說。而其指示學者操存之道。則必曰敬以直內。而又有以敬直內。使不直矣之云也。蓋惟整齊嚴肅。則中有主。而心自存。非是別有以操存乎此。而後以敬名其理也。此類初若名言小失。不足深辨。然欲放過。則恐於日用之功。不能無害。故

輒言之。而儒釋之殊。亦可因以判矣。橫渠集云。大凡作事。如奴不能博盡異同。便有遺恨。前輩所謂甚事。不因忙後錯了者。誠有味也。

答呂子約曰。所論主一主事之不同。恐亦未然。主一只是專一。蓋無事則湛然安靜。而不驚於動。有事則隨事應變。而不及乎他。是所謂主事者。乃所以為主一者也。觀程子書中所論敬處。類集而考之。亦可見矣。○所示心無形體之說。鄙意正謂如此。

存養

十三

不謂賢者之偶同也。然所謂寂然之本體。殊未明白之云者。此則未然。蓋操之而存。則只此便是本體。不待別求。惟其操之久。而且熟。自然安於義理。而不妄動。則所謂寂然者。當不待察識而自呈露矣。今乃欲於此頃刻之存。遽加察識。以求其寂然者。則吾恐夫寂然之體。未必可識。而所謂察識者。乃所以速其遷動。而流於紛擾急迫之中也。程夫子所論。纔思便是已發。故涵養於未發之前。則可。而求中於未發之前。則不可。亦是此意。然

心一而已。所謂操存者。亦豈以此一物操彼一物。如關者之相
梓而不相舍哉。亦曰主一無適。非禮不動。則中有主而心自存
耳。聖賢千言萬語。考其發端。要其歸宿。不過如此。子約既識其
端。不必別生疑慮。但循此用功。久而不息。自當有所至矣。

答林子玉曰。敬則無委曲。故直。直則無係累。故虛。不可便以直內
為虛其內也。

潘恭叔問友恭生時亦間有虛靜之象。

此時却是無欲而未能無欲也。謂此

書

十

時所恨工夫未能接續。故憚煩失錯之處極多。惟其憚煩愈多
失錯。深知之而不能改。蓋欲靜意勝也。曰。所論皆善。但不可如
此迫切計功。非惟無益。反有所害。宜深戒之。○敬之一字。萬善
根本。涵養省察。格物致知。種種功夫皆從此出。方有據依。平時
講學非不知此。今乃覺得愈見親切端的耳。願益加功以慰千
里之望。

答胡季隨曰。大抵其言道不可離可離非道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

所不睹。恐懼乎其所不聞。乃是徹頭徹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。

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。不睹不聞與獨字不同。乃是言其戒

及無要緊處。亦加照管。如云聽於無聲。視於無形。又言莫見乎

非謂所聞見處却可闕畧。而特於此加功也。

隱莫顯乎微。故君子謹其獨。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。見得此

處是一念起處。萬事根源。又更緊切。故當於此加意省察。欲其

自隱而見。自微而顯。皆無人欲之私也。觀兩莫字。即見此處是

存養

十

工夫既無間斷。即就此處。此是兩節文義不同。詳畧亦異。前段

畧加提揭。便自無遺漏也。

中間若是故字。後段中間又著故字。各接上文以起下意。前段

即卒章所謂不動而敬。不言而信。後段即卒章所謂內省不疚

無惡於志。文義條理大小甚明。說者將此兩段只作一段相纏

說了。便以戒懼不睹不聞為謹獨。所以雜亂重複也。又季隨云

方其未至純熟。天理何嘗不可見乎。此又逞快關高。隨語生說

之過。夫中庸本意。欲人戒謹恐懼以存天理之實而已。非是教

人揣摩想象以求見此理之影也。季隨更不復以純熟自期。只要就此未純熟處便見天理。不知見得要作何用。為說至此。去本日遠。以言乎經。則非聖賢之本意。以言乎學。則無可用之實功。如此講論。恐徒紛擾。無所補於聞道入德之效也。○敬是病之藥。矜持是病之旁證。此兩句文意齟齬。不相照應。若以敬喻藥。則矜持乃是服藥過劑。反生他病之證。原其所因。蓋為將此敬字別作一物。而又以一心守之。故有此病。若知敬字只是自

存養

十六

心自省。當體便是。則自無此病矣。

答徐彥章曰。未發之前。固不可謂之無物。但便謂情性無二。更無虛靜時節。則不可耳。蓋未發之前。萬理皆具。然乃虛中之實。靜中之動。渾然未有形影著莫。故謂之中。及其已發。然後所具之實理。乃行乎動者之中耳。來喻本欲自拔於異端。然却有侵過界分處。而主張太過。氣象急迫。無淡浸濃郁之味。尤非小失。願且寬平其心。涵泳此理。而徐剖析於毫厘之際。然後乃為真知。

儒佛之邪正。不必如是之迫切也。○示喻主善之云。此於善而無間斷之。謂其佳。但善中有動靜二者相對而言。則靜者為主。而動者為客。此天地陰陽自然之理。不可以寂滅之嫌而廢也。○萬飛魚躍。咸其自爾。將誰使察之耶。有察之者。便不活潑潑地矣。

答滿謙之曰。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。然孔孟以上。却無此說。要須

從上推尋。見得靜坐與觀理兩不相妨。乃為的當爾。

答李守約曰。所說持敬工夫。恐不必如此。徒自紛擾。反成坐馳。但

存養

十七

只大細收斂。勿令放逸。到窮理精後。自然思慮不至妄動。凡所營為。無非正理。則亦何必兀然靜坐。然後為持敬哉。

朱飛卿問。某承先生誨以持敬。某自來病痛。是氣象不能勝其怠惰。如頭容欲直。手容欲恭。則時或不能。即此便是持敬不純。私意已行矣。窮理不知其當然。今遂欲一一如禮。則力困。實做不得。不知但存之於心。而四體則少寬之。終可以有得。而無害於敬否。曰。心無不敬。則四體自然收斂。不待著意安排。而四體亦

自舒適矣。著意安排。則難久而生病矣。

陳安卿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。而人生所以為心者。其體則通天地而貫萬物。其理則包四端而統萬善。蓋專一心之全德。而為性情之主。即所謂乾坤之元者也。故於此語其名義。則以其冲融涵育。溫粹渾厚。常生生而不死。因謂之仁。人惟已私蔽之。是以生道息而天理隔。遂頑然不識痛痒。而為忍人。體仁者必此身私欲淨盡。廓然無以蔽其天地生物之體。其中真誠懇惻。

徹表徹裏。渾是天理流行。無一處不到。無一息不貫。如一元之氣流行。無間斷。乃可以當渾然之全體。而無愧。若一處稍有病痛。一微細事。照管不到。一頃刻稍有間斷。則此意便私。私意行而生道息。理便不流通。便是頑麻絕愛處。如人一身血氣周流。便是純無病人。纔一指血脉不到。便是頑麻不仁處。顏子三月不違仁。三月之後。則微有少違。然當下便覺融化。依然復不見其違焉。竊意三月之內。渾是中心安仁底氣象。三月之後。便是

勉而中。否。曰。中後又不須勉。但久則又不免於有違耳。○問向者嘗問未發之前是靜。而靜中有動意否。先生答謂不是靜中有動意。是有動之理。淳後來思之。心本是箇活物。未發之前雖是靜。亦常惺在這裏。便道理在。便是大本處。故謂之有動之理。恐意字便是已發否。曰。未動而能動者理也。未動而欲動者意也。

答諸子善曰。為學欲專務靜坐。恐墮落那一邊去。只是虛著此心。

隨動隨靜。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。則自然主宰分明。義理昭著矣。然若箇戒謹恐懼四字。已是壓得重了。要之只是畧綽提撕。令自省覺。便是工夫也。

嚴時亨問。程子以忠為天道。恕為人道。莫是謂忠者聖人之在己。與天同運。而恕者所以待人之道否。曰。聖人處己待人。亦無二理。天人之別。但以體用之殊耳。

答曾光祖曰。求其放心。乃為學根本田地。既能如此。向上須更做

窮理功夫。方見所存之心。所具之理。不是兩事。隨感即應。自然中節。方是儒者事業。不然。却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矣。

答杜仁仲曰。凡聖賢之言。皆貫動靜。如云求其放心。亦不是。閉眉合眼。死守此心。不令放出也。只是要得識此心之正。如惻隱羞惡之類。於動靜間都。是失耳。仁仲所論朝聞夕死。則愚意見得。二先生之說。初不甚異。蓋道即事物。當然不易之理。若見得破。即隨生隨死。皆有所處。生固所欲。死亦無害也。

存養

二十

李晦叔問肌膚之會。筋骸之束。乃是持敬用之久。便覺身心如此。東萊謂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。恐是此意。尋常試之。覺得如此。然於閑處。又却不然。曰。東萊此說是也。然不當作兩句看。此處只是放去收來。頃刻間事。只一操字。已是多了。不須如此着意安排也。

講禮記序說曰。熹聞之學者博學乎先王六藝之文。誦焉以識其辭。講焉以通其意。而無以約之。則非學也。故曰博學而詳說之。

將以反說約也。何謂約。禮是也。禮者履也。謂昔之誦而說者至是可踐而履也。故夫子曰。君子博學於文。約之以禮。顏子之稱夫子亦曰。博我以文。約我以禮。禮之為義。不其大哉。然古禮非必有經。蓋先王之世。上自朝廷。下達閭巷。其儀品有章。動作有節。所謂禮之實者。皆踐而履之矣。故曰。禮儀三百。威儀三千。待其人而後行。則豈必簡策而後傳哉。其後禮廢。儒者惜之。乃始論著為書。以傳於世。今禮記四十九篇。則其遺說已。學而求所

存養

二十一

以約之者。不可以莫之習也。今柯君直學。將為諸君誦其說而講明之。諸君其聽之。毋忽。易曰。知崇禮卑。禮以極卑為事。故自飲食居處。洒掃欬唾之間。皆有儀節。聞之若可厭。行之若瑣碎。而不細。然唯愈卑。故愈約。與所謂極崇之智。殆未可以差殊觀也。夫如是。故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。此操約之極功也。諸君其聽之。毋忽。

存齋記畧曰。嘗聞之。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。而為萬物之靈者。心

而已矣。然心之為體。不可以聞見得。不可以思慮求。謂之有物。則不得於言。謂之無物。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。君子於此。亦將何所用其力哉。必有事焉而勿正。心勿忘。勿助長。則存之道也。如是而存。存而久。久而熟。心之為體。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間。而無一息之存矣。

復齋記畧曰。昔者聖人作易。以擬陰陽之變。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。為卦曰復。復反也。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。夫大德敦化。

而川流不息。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為方息之資也哉。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。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。唯人亦然。太和保合。善端無窮。所謂復者。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。錄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。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。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。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。嗚呼。聖人於復之卦。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心。而又以為德之本者。其不以此歟。

跋鄭景元簡曰。六經記載聖賢之行事備矣。而於死生之際無述。

焉。蓋以是為常事也。獨論語檀弓。記曾子寢疾時事為詳。而其言不過保身謹禮。與語學者以持守之方而已。於是足以見聖賢之學其所貴重乃在於此。非若浮屠氏之不察於理。而徒以坐亡立脫為奇也。然自學者言之。則死生亦大矣。非其平日見善明信道篤。深潛厚養。力行而無間。夫亦孰能至此而不亂哉。今觀鄭君景元所報其兄龍圖公事。亦足以驗其所學之正而守之固矣。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。於公見之。因竊書其後以

存養

二十三

自警。又將傳之同志相與勉焉。淳熙辛丑秋八月乙巳朔丹陽朱熹書。

跋鄭景望書曰。正獻公四事。曰。右中。國。呂正獻公四事。見其家傳。而故建寧太守鄭侯書之齋壁。以自警者也。侯書此時已屬疾。間不兩月而終。啓手足時。清明安定。執禮不懈。如常日。是足以驗其平生學力果能踐斯言者。非一時偶書屋壁而已也。夫呂公之行高矣。其可師者不止此。鄭侯亦無不學。顧豈舍其大而

規規於其細如此哉。誠以理無巨細精粗之間。大者既立。則雖毫髮之間。亦不欲其少有遺恨。以病夫道體之全也。侯名伯熊。字景望。永嘉人。其為此邦號令條教。必本於孝弟忠信。學者傳之。淳熙辛丑秋八月乙巳朔旦謹書。

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曰。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。皆如大忙中寫。不知公安得有如此忙事。此雖戲言。然實切中其病。今觀此卷。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。雖與親戚卑幼。亦皆

存書

二十一

端嚴謹重。畧與此同。未嘗一筆作行草勢。蓋其留中安靜詳密。雍容和豫。故無頃刻忙時。亦無纖芥忙意。與荊公之躁擾急迫。正相反也。書札細事。而於人之德性。其相關有如此者。蓋於是竊有警焉。因識其語於左方。慶元丁巳十月庚辰。

跋南軒主一箴曰。敬之一字。學者若能實用其力。則雖程子兩言之訓。猶為刺語。如其不然。則言愈多。心愈雜。而所以病乎敬者。益深矣。誦敬夫之箴者。要當以識此意云。慶元己未初伏雲谷。

老人書

答蔡季通曰。伯恭書云。學者須是專心致志。絕利一源。凝聚停蓄。方始收拾得。上此言甚當。不敢不以告也。○三哥所苦。病疾。想已向平復。千萬寬心。將護。著頭緒讀書。涵泳義理。久之有味。自不見得世間利害榮辱之有異也。閑中些小疾。所不能無。但在我者。已看得破。把得定。則外物之來。終不能為吾患矣。所喻雖知已放得下。然亦不必大段安排也。續集

存書

二十五

復卦贊曰。萬物職職。其生不窮。孰其尸之。造化為工。陰陽開闢。一靜一動。於穆無疆。全體妙用。奚獨於斯。潛陽壯陰。而曰昭哉。此天地心。蓋翕無餘。斯闢之始。生意翕然。具此全美。其在於人。曰性之仁。斂藏方寸。包括無垠。有苗其萌。有惻其隱。於以充之。四海其準。曰惟茲今。眇綿之間。是用齋戒。掩身閉關。仰止義圖。稽經協傳。敢贊一辭。以詔無倦。文集

尊德性齋銘序云。內弟程允夫。以道問學名齋。予謂當以尊德性。